

库图佐夫的人民形象

彭开来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笔者读《战争与和平》,以为托尔斯泰把库图佐夫写成了“反面”人物,至少也是个落后人物。作为拿破仑入侵俄国后的俄军总司令,库图佐夫竟在军事会议上打瞌睡,在身边参谋人员和军队面前讲话几次抽泣和流泪,法军从莫斯科逃跑后,他也不组织军队“切断、截击、俘虏和歼灭”,还反对向逃跑的敌人进攻,太不“宜将剩勇追穷寇”了。军事统帅的“高大形象、高尚情操和美妙言辞”,他一点都没有。

最近重读《战争与和平》,发觉托尔斯泰在文学作品中追求历史的真实,把史学家甚至军史家记述的那些不实的战争事件和军史人物,一一加以还原。与我们现在的情况完全相反,没有一点对英雄人物的盲目崇拜,对历史事件的戏说。(文学家剧作家对文学作品、影视作品中人物的虚构,抬到九霄云外或贬到十八层地狱,哪怕是著名的历史人物,我们都不敢稍有微词,——稍有微词,人家说你不懂艺术创作)。托尔斯泰是真心赞扬库图佐夫的。但他写的却是:库图佐夫“永远是一个最普通、最平凡的人,说最普通、最平凡的话”,他“不说他为祖国献出的牺牲,不说他要做什么或者已经做了什么,他根本不谈自己的事情,不装腔作势”。连人家当众指斥他要对放弃莫斯科负责,他也不申辩。认为只要对国家有利,自己负这个责或不负这个责对他有什么关系?

同僚们一心想要出风头,要使人大吃一惊,要为某种目的去俘虏拿破仑的某个公爵或国王。在逃跑的法军面前,将军们认为正是打几个战役、战胜某某人的时候。当库图佐夫接二连三接到这样的作战计划时,他只得否定,实在否定了,就千方百计拖延,说,要执行这些计划,就要使用那些穿着破鞋、没有皮衣、饿得半死、不经战斗就减少一半的士兵,而且,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继续奔跑,要

赶到边境,也要走比已经走过的路程更远的道路。库图佐夫始终认为,对于逃跑的法军,俄军只能在后面尾随着,保存自己的实力。哪怕正碰上了带领一万六千人的拿破仑本人,正是活捉拿破仑的绝好机会,从而建立盖世奇功、树立政绩形象,库图佐夫也千方百计地避免那种毁灭性的遭遇战。为什么?托尔斯泰说,就为“他拥有十分纯洁和强烈的人民感情”。库图佐夫认为,只要能把敌人赶出国门就行了。

对库图佐夫的这种“无所作为”,同僚们指责他,说他从战争一开始就妨碍他们战胜拿破仑,说他只知道满足自己的私欲,说他在克拉斯诺耶停下来按兵不动,是因为他得知拿破仑在那儿,就完全惊慌失措了;还说他有可能和拿破仑有什么阴谋,被拿破仑收买了。不仅当时头脑狂热的人那么说,到了托尔斯泰的时代,都还有人说他狡猾、好色,是个软弱无能的宫廷老官僚;俄国人说他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家伙,是一个傀儡,有点用处也不过凭他有个俄国人的姓名而已。因为他之前的总司令是个德国人。

面对同僚们的指责,库图佐夫只能说,军队要等待给养,士兵们没有靴子。然而,库图佐夫这些非常简单的问题,哪比得上他的同僚们所建议的那些非常复杂而又聪明高深的问题。但摆在面前的实际问题却是,俄国人追击法国人的急行军,如同法国人的仓惶窜逃,都给自己带来破坏性的作用。有这样一个数据表明当时俄军的消耗程度:在塔鲁丁诺作战的全部时间,俄军的伤亡不超过五千名,被俘的不到一百人,但十万人从塔鲁丁诺出发,到拉达克斯诺只剩下五万人了,即是说,非战斗减员高达50%。

对库图佐夫的追击不力,战绩不佳,行动缓慢,皇帝也极不满意。皇帝本来就不想让库图佐夫担任总司令。当拿破仑逃出俄国后,皇帝要“拯救欧洲”,对皇帝

的这种雄才大略,库图佐夫却没有当欧洲英雄的打算,他说,打出国门以外有害无益。当皇帝对他不满而来到军队的时候,他向皇帝诉说人民的困苦,诉说征募新兵的困难,还说我们有失败的可能。

怀有这种心情的元帅,自然就成为当前战争的绊脚石了。皇帝给库图佐夫颁发了一枚一级圣乔治勋章以示安抚后,库图佐夫司令部的全部实权就被剥夺,移交给皇帝。同僚们都另有任用了。库图佐夫立刻意识到,一方面,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,他扮演的军事角色的活动该结束了。另一方面,他也感到,他那衰老的身体已经疲惫不堪,需要休息了。

托尔斯泰对库图佐夫的最后描写是:他珍惜民力财力,珍惜人的生命,在踏出国门之前,他收住了自己的脚步,他不理解欧洲,也不理解拿破仑的意义。他懒得理解。当时,莫斯科和斯莫棱斯克等大城市都烧成了废墟,人民大面积流离失所,无家可归,统治者哪有余力去“理解”欧洲,当欧洲“英雄”,能办好自己的事就不错了。从我们今天某些片面追求“政绩”的官员来看,库图佐夫的确太不理解在伟大事件中使自己战功赫赫,政绩累累,从而流芳百世了。托尔斯泰说,在敌人已经消灭,俄国已经解放,一个俄国人民的代表——库图佐夫,再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了。于是他死了。但他曾经说过的话,俄国人民应该感激他。他说,在法国人退却时,一切听其自然,比我们希望要完成的还要好,对敌人要网开三面,塔鲁丁诺、维亚济马、克拉斯诺耶等战役(法军退却时俄军追上去打的系列战役),都不必要,到达边境时应当保存一点实力,他说,用十个法国人换一个俄国人,他都不干。

他是伟大的,他与托尔斯泰的名著一起,万古流芳。■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黔江区政协)

责任编辑/潘 璜